

森村诚一，1933年生于东京的埼玉

县，《人性的证明》、《野性的证明》、

《青春的证明》是作者自己和读者公

认的森村诚一“全部作品的顶峰”。



(日) 森村诚一 著

野性的证明

群 众 出 版 社





(日) 森村誠一 著

野性的证明





(日)・森村诚一・著

何培忠 / 孟传良 / 冯建新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野性的证明 / (日) 森村诚一著; 何培忠, 孟传良, 冯建新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2.1

ISBN 7-5014-2598-1

I. 野… II. ①森…②何…③孟…④冯…

III. 长篇小说: 推理小说 - 日本 - 现代
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4102 号

野性的证明

森村诚一 著

责任编辑: 常河

封面设计: 章雪

责任印制: 连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67633344 转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78

印刷: 北京地质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

字数: 278 千字

印张: 13.5

版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14-2598-1/I·1067

印数: 0001—5000 册

定价: 23.00 元

野性の証明

Copyright © 森村誠一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WATANABE Harumi
through Japan UNI Agency, Inc., Tokyo and Copyright Protection
Center of China, Beijing

中文简体字版权 © 2001 群众出版社

译自角川书店 1997 年 8 月版

合同登记号：01 - 2001 - 4275

森村诚一，1933年生于东京的埼玉

县，《人性的证明》、《野性的证明》、

《青春的证明》是作者自己和读者公

认的森村诚一“全部作品的顶峰”。



(日) 森村诚一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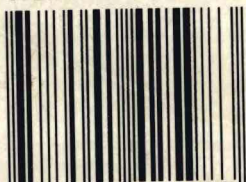
野性的证明

群 众 出 版 社



森村诚一，1933年生于东京郊区的埼玉县，青山学院大学英美文学系毕业后，在新大~~学~~五星级饭店从事服务台管理工作。1967年以《大都会》走上文坛，成名作《高层的死角》获1969年“江户川乱步文学奖”，《腐蚀的构造》获1973年“推理作家协会奖”，并陆续出版了几十种作品，成为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。拥有世界各地大量的读者。《人性的证明》、《野性的证明》、《青春的证明》，是作者自己和读者公认的森村诚一“全部作品的顶峰”。

ISBN 7-5014-2598-1



9 787501 425983 >



ISBN 7-5014-2598-1 / I · 1067 定价：23.00 元

第一章 空荡荡的孤村

不管买得起买不起，总归可以看看花样，闻闻味道。于是他们就从那即将沉没、空荡荡的废船上，换乘到不知开往何处、拥挤不堪的“城市”这趟列车上去。

乡村中美丽的大自然、辽阔的旷野、新鲜的空气，以及未被公害污染的水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没有挽留青年人的力量。

年轻人流入了城市，村里只剩下老人、孩子。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以后，也都会抛弃这个村庄。

老年人几乎都有病，~~不是高血压~~，就是半身不遂、心脏病、肠胃病、肝炎等等。~~长年累月地~~过度劳累，以及恶劣的饮食条件，从内部摧残着他们那~~成天~~里滚、太阳晒的躯体。

尽管村里人~~减少~~了，~~但只要这个村子~~还在，就得维持。修整堤坝、渠道、~~桥梁~~、~~道路~~，打扫~~公共~~建筑上的积雪，在村道上耙雪开路等等，当地的这些苦差全都落在留下人的肩上，多走一个，就得多摊一份。

即便是拖着衰老多病的身子来勉强维持，也终归有限，村子眼瞅着荒废下去。

耕种的面积，已经减到只能糊口的程度。为了节省灯油，天一黑，人们就早早入睡。

这里是个穷山窝，就连高度发达的现代物质文明也单单地绕开了这个地方。就因为这一点，城里人倒觉得此地很珍贵，因此，除了冬天交通断绝的时期以外，时常有些旅行者，借“寻找日本原来的样子”这股风，从城市闯到这里来。

这些旅行者并不了解这个村子面临的严重事态，而且也没有必要了解。城市的生活他们已经厌倦，只要能在清新的大自然中浸润一下身心，就已心满意足了。

溪流上哼着单调曲子的打谷机，杉树皮屋顶的农舍，层层梯田，夜晚的油灯生活，这一切对他们来说，并不是严酷生活的写照，而是被当作日本山村的优美田园诗来装点这些旅行者的影集。

枫树叶大都落了，从山谷各处的树林中，徐徐升起烧炭的淡紫色烟雾。这时，村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单身女旅行者。

她年龄在二十二三岁，又像职员又像学生，是个城市派头的女子。她用竹筒从溪流里舀起水润润喉咙，然后惬意地观察起这幽静的山村景象。在晴朗的秋阳照射下，这座山村内在的烦恼都淹没在阴影之中了，没有什么明显的荒凉感。毋宁说，在灿烂的阳光下，大自然的美反到更突出了。

这个女旅行者似乎是独身一人，没有旅伴。她很像个惯于独身旅行的人，那副肩背旅行袋、徒步旅行者的打扮，更说明了这一点。

“多美的村子！”

她眯起眼来，看着杉树皮顶的房屋上漂荡着的淡淡的轻烟，把背着的旅行袋朝上颠了颠。照地图来看，这个村子正好是在她旅行路线的中间地段。村子里一个人也没有，静悄悄的，女旅行者穿越村子时，一脚踩上一个软绵绵的东西。

她只觉得脚下一软，扑哧一声，心里感到一惊，忙朝脚下看去，原来是棵圆白菜扔在路上，菜叶子成了褐色，帮子已快烂了，一股恶臭扑鼻而来，看样子不像是自然腐烂，而

第一章 空荡荡的孤村

是得了什么病。她抬头一看，周围田里种的圆白菜也都烂了，颜色显得脏乎乎的，全都塌了秧。

“这是怎么搞的？”

她惊诧地自言自语着，没想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了话音：

“软腐病！得上这个病，圆白菜就全这么烂掉！”

顺着声音望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，正弯腰站在那里。她背上背着柴禾，拄着拐杖，勉强站着，那腰弯得就像要跟下身叠在一起，让人感到似乎柴禾的重量直接由拐杖支撑着。看样子她是上山捡柴回来的，连这么大年纪的老太婆都得上山干活儿，这表明村子的实际情况是多么糟糕。

可是，女旅行者只关心老太婆说的话。

“软腐病？那是什么病呀？”

“是圆白菜、大葱、白菜得的病。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祸害的。好容易种的菜，一得这个病，村里就没得吃了！”

老婆婆满头的白发颤动起来，可是，她那悲哀的神情，却被久经风霜的皱纹掩盖住了，不很分明。

“啊！那太可惜了！不能撒点农药预防一下吗？”

从生活优裕的大城市来的这位女旅行者，对老太婆的话尽管同情，却没有深切的感受。饥饿这类字眼儿，在她的词汇中恐怕是没有的。

“等一发现就晚了。”

老太婆似乎觉得跟一个过路的游客讲这些话毫无意义，就把柴禾朝上颠了颠，走进最靠近路边的一所棚子似的房子

里去了。两人只交谈了这么几句便分了手，这位女旅行者心里想的已不是村子里圆白菜、大白菜的病害，而是自己的后半部旅程了。

一直到中午，天气依然晴朗朗的，丝毫不必担心变天。高空中飘着的几片云，像刷子刷出来似的，预示着好天气将持续下去。

出了村，沿着小溪是一片乱树林。四周一片寂静，空中似乎有点风，吹得树梢沙沙作响，流水的声音让风一吹，有时听起来像是人在谈笑。

路，沿着一条慢坡儿一点点地高上去，使人觉得天空有些狭窄了，这大概是由于已来到了溪谷的尽头，两侧山岭齐上齐下地夹着的缘故。沿着这条路再走上一段，不久就来到一个小山包上。

女旅行者的脚不时在落叶堆里踩空。这一带树上还有枫叶，在午后阳光的辉映下，红黄相间的树叶，衬着背后的蓝天浮现在眼前，光彩夺目。由于她在林中穿行，浑身上下沾满了落叶。

她身上冒出汗来，稍微有点喘，心里很畅快。一个青年女子单独在这样的山里旅行，丝毫也没有不安的感觉。

她身边的许多人都劝过她说：“太危险，还是不要自个儿去徒步旅行吧！”可是她相信山里人。她很乐观，认为城里人就是跑到山里来，山里人也不会起歹心。

到山里来一趟，人的本性当然不会改变。她到山里来，是为了清洗一下在城市里污染了的身心。她认为，任何人一来到山里就能够冲刷掉身心上的污垢，哪怕是片刻工夫也

第一章 空荡荡的孤村

好。

过去，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危险和不安，这也助长了她的乐观情绪，偶尔树梢、草丛刷拉一响，她也感到惊吓，不过，大都是些山鸠或别的小动物；有时也遇到过樵夫、炭夫、猎人，这些人都很热情，爱跟她打招呼。倒是跟她一样的那些旅行者，在了解到她只是单独一人时，就会用毫无礼貌的好奇目光看着她。

可是，这也未曾使她感到不安。

水声一下子听得清楚起来，因为风突然止住了。水声使四周更显得沉寂。就在这时，前面树林时“刷拉”响了一下，可能是兔子或猴子跳动发出的声音吧，她这么想着，朝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，不由得心里猛然一惊，仿佛心脏被猝然抓住似的：林子里竟站出一个奇形怪物来。

那怪物全身发绿，乌黑的脸上两只白眼像刀剑一样闪闪发光，手里好像拿着一条大棒，两眼直勾勾地死盯着她。双方正好打个照面，躲也躲不及了。

她想跑，可是由于恐怖，全身就像套上了紧箍，动弹不得，连喊都喊不出来了。那怪物猛然看见她，似乎也吃了一惊。

怪物摇摇晃晃地朝她这边走来，一边走一边伸出手来说：

“有什么吃的，给我点儿！”

原来那怪物是个人，不过跟她以前在山里见过的所有的人不同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残暴的杀气。听那怪物说出了人话，女旅行者身上恐怖的紧箍才松脱开，恢复了活动能

力，只是恐怖还在持续着。

“救命啊——”

声带的功能也恢复了，她本能地尖叫了一声。这意外的反应，使怪物吃了一惊。

“别喊！”

怪物惶遽地朝她扑过来。她扭头就跑，心想能跑到刚才穿过的村庄就会得救。

“站住！”身后，怪物在喊。她觉得好像追上来了。

让它抓住就没命了！恐怖和拼死保命的本能，给她两腿增添了平时想像不到的速度。沿着溪水，穿过乱树林就是村子！

只要跑到那里，只要坚持到那里就会得救……

她和死神之间殊死的竞赛相持了一阵，万幸的是，那怪物动作迟缓，似乎身上什么地方受了伤。

刚刚路过的村庄已经在望了。然而，在她眼里却是一段绝望的距离。怪物已经追上来了，甚至后脊梁上都感到了那怪物急促的喘息……

“来人哪！救命呀！”

她拼命朝村里呼救，然而，村里连个人影也没有。这个村子，好像压根儿就没有人，在秋天明净的阳光下与人间的喧闹隔绝开来，自成一个安稳的世外桃源。

二

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点左右，岩手县警察本部宫古警

第一章 空荡荡的孤村

察署收到一份骇人听闻的报告。报告说，岩手县下闭伊郡柿树村，有个叫“风道”的小屯子，住着五户人家，屯里居民全被人杀死了。

发现人是个女巡回保健员。

当时，她看到屯里有成群的野狗，还有大群的乌鸦在上空盘旋，便起了疑心，进屯一看，果然发现出了事。

风道屯没有电，当然更不会有电话，年迈的女巡回保健员吓得快要瘫了，硬挺着身子跑了二十里路，到柿树村派出所报了案。

柿树村派出所的警察立即上报警察署，然后又取得消防队和青年队的支援，火速奔赴风道屯进行现场调查。

女保健员只知道出了人命，详细情况一概不知。风道屯现有居民十三名，如果他们全部被杀，那就成了无头巨案。

这一带是北上山区的中央高地，素称日本的西藏。在全国人口密度最低的岩手县里，也算是人烟最为稀少的地区，每平方公里只有几户人家。

特别是近年来，风道屯的居民不断全家外迁，所以，人口过稀的趋势与日俱增。

由于这个屯子农活累人，生活艰苦，根本没有姑娘嫁进来，屯子里的年轻姑娘都往城里跑。

年轻人都担心这样下去，用不了多久风道屯就会完全荒废。于是，他们都想暂时离开屯子，到城市里找个工作，搞个对象。有些人家的大儿子跟父亲商量说，进了城就容易找对象，婚后生个一男半女，女人就会死心塌地地回到屯里同丈夫过日子。他们就是抱着这种打算进城的。

然而，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头。他们一旦顺利地找到对象，就在城市里安顿下来，不再回屯了。

城里是个花花世界，而故乡至今仍是一个缺少娱乐、生活单调的地方，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，只能过填不饱肚子的日子。一个人过惯了舒适的城市生活，就再也不想回故乡了。于是，全家人也就去投奔进城的大儿子，离开了村庄。

人口越来越少，屯里的经济本来就很困难，现在更加拮据了。医疗卫生、福利事业、文化教育、防灾、修路、筑堤等等，都无法维持。眼下，风道屯的居民连自个儿的健康管理和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了。

作为应急的医疗措施，女保健员每月去风道屯巡回医疗一两次，所以这个事件就被她发现了。

过去，这一带出现的案子，无非是些偷鸡摸狗的事，其余的也只不过是些城里来的脚夫或游客们的打架斗殴罢了。

人一少，案件自然也少，性质也比较简单。然而，这次却是全屯人遇害，这种案子即使不发生在这人口极其稀少的地区，也会是件骇人听闻的巨案。

宫古警察署非常重视这一案件。他们一边与县警察本部取得联系，一边动员署长以下可以出动的人员，全部开赴现场。

他们到达现场时，已是下午两点多了。柿树村派出所的警察、消防队以及青年队一行十人，已经提前来到，正在保护着现场。

“你们辛苦啦！”

村派出所的警察举手行礼，表示欢迎。从警察个个严肃

第一章 空荡荡的孤村

的面孔上，署长看出报告是真实的。

“还有活的吗？”

署长至今还寄托着一线希望。

“都死了。”

“小孩儿也被杀了？”

“您亲自查看一下吧！”

村派出所的警察们垂下眼帘。

风道屯变成了一个大屠场。根据村公所的户籍记载，这里居住着五户人家，共十三口人。

户籍的记载是这样的：

长井孙市（五十三岁）、长井吉（五十一岁），农民兼猎户；长井正枝（十五岁），中学三年级；长井赖子（八岁），小学二年级。

内山增三郎（六十七岁）、内山千代（六十三岁），农民。

大泽麻佐（七十三岁），农民。

濑川寅男（五十九岁）、濑川渡根子（五十八岁），农民；濑川留男（十岁），小学五年级。

手塚新平（六十五岁）、手塚须惠（六十五岁），农民、烧炭；手塚未子（九岁），小学四年级。

从前，这个屯子有三十户人家、八十多口人。由于人口不断外流，目前就剩下这么多了。而且，现在的这五户人家，成年的孩子也都跑到城里去了，留在家里的，仅仅是些年老力衰的长辈和年幼的儿童。

风道屯从北往南数是长井家、内山家、大泽家、濑川

家、手塚家。从屯中的小河上游往下数，左岸是内山家和大泽家、右岸是长井家、濑川家和手塚家。有一条一米宽、南北走向的道路从屯中穿过，和小河交错穿插着。由风道屯出来往北走，直到山梁那边都没有人家。

长井家的两个女人、内山夫妇、濑川渡根子、濑川留男、手塚新平共七人是在屋子里遇害的；长井孙市和正枝则横卧在房屋与小河之间的田地里；大泽麻佐倒在自己房子背后的小河边，半拉脑袋在水里；濑川寅男死在自己家门口；手塚须惠娘儿俩在小河与房屋之间野生的柿子树下丧生。

他们的脸上、头上、背上、腹部伤痕累累，好像有锤子、柴刀、斧子、砍刀一类的厚刃凶器胡乱砍伤的。一群饥饿的野狗把尸体撕咬得越发不像样了。

看样子，长井家、内山家和濑川家正在吃饭，饭桌四脚朝天，屋里满地是稗子饭、萝卜汤、荞麦丸子等一些粗劣的食品。

从饭食来看，估计他们正在进晚餐。如果是中午，孩子们都会到学校去，而且屯里的人也不会全在家里。还有，除了大泽麻佐一家外，其余四家还掌着灯。

看来是穷苦的人们劳动了一天之后，正团聚在一起吃晚饭。突然间，一个凶神恶煞的人旋风般地偷袭了这个山村。全屯人几乎没有抵抗，就像虫豸似地被杀光了。这些尸体表明这场飞来的横祸是多么凄惨！

也许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感到害怕就横遭了浩劫，还来不及弄清楚横祸为何降临就置身于刀斧之下了。

任何人连做梦也不会想到，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抢